

军事题材长篇小说

姚雪森 著



征程四部曲 [第三部]

铁血情

中国青年出版社



姚雪森 著

征程四部曲 [第三部]

铁血情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征程四部曲.铁血情/姚雪森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53-2267-4

I. ①征…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9478 号

特邀编辑: 杨忠义

责任编辑: 杜惠玲

封面设计: 李 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04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5

插 页: 1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 录

第一章	不愿去的新岗位	/ 001
第二章	击毙李老二	/ 012
第三章	处理曹桐	/ 027
第四章	进军张家口	/ 033
第五章	大战龙胜庄	/ 048
第六章	夜查“春花苑”	/ 057
第七章	检查喇嘛庙	/ 067
第八章	团聚张家口	/ 079
第九章	宣化做媒	/ 091
第十章	重返战斗部队	/ 102
第十一章	血战十八家	/ 118
第十二章	易县相见	/ 136
第十三章	转战南北	/ 147
第十四章	重访尼姑庵	/ 158
第十五章	一攻徐水	/ 172
第十六章	长途奔袭沧州	/ 188
第十七章	“三查三整”运动	/ 202
第十八章	炮击姚村	/ 211
第十九章	再攻徐水	/ 223
第二十章	西南合战斗	/ 236
第二十一章	战后行军	/ 254
第二十二章	那是毛主席吗?	/ 264
第二十三章	打群架风波	/ 276

第二十四章	“在,不在?”	/ 284
第二十五章	平津战役第一仗	/ 296
第二十六章	进北平	/ 306
第二十七章	路过西岭村	/ 322
第二十八章	太原战役	/ 332
第二十九章	进军兰州	/ 353
第三十章	坐飞机事件	/ 371
第三十一章	贺兰山顶庆祝新中国成立	/ 384

第一章 不愿去的新岗位

1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二连的葵花地战斗也打得干脆利落，沾满狼牙山地区群众鲜血的刽子手——鬼子指挥官龟田的脑袋被复仇的子弹击得粉碎。紧接着，二连便开始了进军卢沟桥的征程，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大喜事使得行军队伍都没有了队形，大家仨一群俩一伙，忘记了疲劳，争先恐后地谈笑着。有的人比画着冲锋的动作，表演自己在战场上厮杀的雄姿；有的人手舞足蹈，扭起了欢庆胜利的秧歌。一班长柴勇高兴地大声喊叫起来：“我妈说了，打败了日本鬼子就让我回家成亲！”

郭书记走到连长张敬斋和指导员易曙光面前说：“我们已经安排前面村子为部队准备了饭，这会儿大姑娘小媳妇早把黄糕面揉好了，黏得粘牙啊，还宰了两只羊，羊肉土豆汤，这可是过年才能吃到的饭！”

霍队长对苏县长、郭书记说：“我可以找到烧酒，为庆祝胜利一定干一杯，这一仗打得多带劲！”

一班长柴勇听到有黄糕、羊肉和烧酒，到张敬斋、易曙光面前说：“请连长、指导员今晚同我们一班一起吃饭吧。”然后挤了挤眼，拍了拍身上背的一个沉重的破布袋。

副连长薛雄眼明手快，猛地把布袋抢下来说：“坦白坦白，这是什么？”

柴勇挤眼挠头，不好意思地小声说：“这是，这是我从大车上搜出来的日本罐头。”

调皮的卫生员小曹趁势挑拨一排机枪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缴获要归公嘛。”他夺下薛雄手中布袋，几筒罐头从布袋中露出来，散落在大路上。

一排长弯腰捡了两筒，给了张敬斋一筒。他看包装纸上印着羊，就想打开看看。可他从未见过罐头，双手摆弄半天，把包装纸撕碎了也没能打开，最后还

是用刺刀把罐头撬开，里面黑红色的羊肉汁溅了他一身。“都来尝尝罐头的美味！”

张敬斋小声对易曙光说：“让他们尽情欢乐吧，这就是历史，悲伤过去欢乐到来。晚饭后要命令他们睡觉，明天还要长途行军，争取两天时间赶到涞源。”

“我也不当青年队员了。”易曙光翘着鼻子说，“为欢庆抗战胜利，我也要开戒，陪你喝酒！”

张敬斋笑着说：“青年队员‘三不’：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辣椒，全被你破坏了，青年队非得开除你不可。”此时他心里想起了什么，像不认识一样眯着眼上下打量着易曙光，“小易，你打日本打成了大人，成了战士，成了青年指挥员了。”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子，“你打完日本干什么？”

易曙光听他说战士、指挥员，想起一九四〇年八月在易县杜岗村，张敬斋教他瞄准、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一次一次摸爬滚打的情况。特别是杜岗战斗小谭牺牲后，为他讲解“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这都是向你学习的，我的好老师！打完日本我想上学，我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第二天，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涞源县进发。离城还有五里路时下起了倾盆大雨。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帽子都浇得变形了，雨水还不停地往脖子里灌。

可不一会儿，天又突然变晴了。路两边的大石头上、房墙上，为庆祝抗战胜利所贴的各色标语都被雨水打破，一堆堆浇湿的爆竹碎屑染红了地面，使人想象出当时的欢庆场面。

打前站的副连长薛雄和炊事班范班长，在城北一家大门口迎接部队。

薛雄说：“各排房子都分好了，可进去休息。补充我们团的二百名新兵编为三个排，在南面大院住。”

“薛副连长，”易曙光甩着帽子上的雨水问，“我们能多要些新兵吗？也好补充葵花地战斗的减员。”

“指导员，你和我想在一起了，我多要了三十名，按编制补齐，还多余六名，每个排超编两名。”薛雄得意地说。

易曙光说：“我们围着涞源县城转了六七年，总住在山沟里，县城里面没进去过，咱们这次也开开眼。”

张敬斋命令：“明天早上五点钟吃饭，六点整准时出发。这一地区山高林密，一定要找个好向导。”

薛雄有把握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三天到达北平卢沟桥。”

“小易，北平可比涞源县城大多了，皇帝住的地方，金銮殿、大前门，店铺一家挨一家，我建议吃罢饭，把脚垫高了睡大觉。”张敬斋看着易曙光，“你年轻，想出去走走就去走走吧。”

易曙光笑着点了点头。

张敬斋突然想起了什么，又对易曙光说：“对了，咱们当兵的不能忘了打仗的事，你顺便看看城东的地形。当年百团大战攻涞源，选城东作为突破口，没有攻下……”

“绕到城东还要走五里路，”薛雄在一旁说，“这么坚固的城墙，当年选为突破口，谁能打进来？易指导员，明天我们还要行军八十里山路，我也建议吃完饭，睡大觉。”

2

第二天，部队集结完毕，从涞源县城向东北方向行进，除了爬山就是过河。正在野三坡地区一个山沟里休息，突然团警卫排长陶三娃骑马追了上来。

陶三娃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交给易曙光：“这是命令。”

易曙光拆开信，命令是用毛笔写的，整齐端正：

张敬斋、易曙光同志：

根据分区命令，

张敬斋任一营副营长。

易曙光任团锄奸特派员。

薛雄任一营二连连长。

岳财任一营二连政治指导员。

该连所缺其他干部由你二人研究先指定到职代理，归建后补发命令。

（在行军路上，易曙光同志不准参加战斗）

易曙光看完信，脸色苍白，手哆嗦着将信交给张敬斋，心想：我在定易涞游击队不愿做机关工作，提了多次意见，正好碰上精兵简政的机会，调到保满武工队，在那里与强贵队长一起神出鬼没多次袭击敌人，干得非常好。后来又多次提意见，终于调到了二连，同张敬斋、薛雄、柴勇，还有战士们打伏击、攻据点、收大烟，特别是葵花地战斗消灭了刽子手龟田，正干得来劲，怎么又突然把我调到

机关？没文化怎么能当这个锄奸特派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张敬斋伸手接过信，看易曙光像个木偶，腿脚好像都硬了，说：“你发什么呆？”

“我不愿做机关工作！”易曙光噘着嘴回答。

“小声说话，对命令不能有这个态度。”张敬斋同情地提醒他，“我知道你愿意在战斗部队，愿意打仗，锄奸特派员也是很重要的职务，做特派员，条件要求非常严格。”

“为什么在行军路上还不许参加战斗？”易曙光失去控制似的追问张敬斋。

“这我可不知道。”张敬斋耸耸肩。

陶三娃听易曙光与张敬斋谈话，笑着插话：“易指导员，哦，不对，易特派员，我这个当警卫员出身的可了解锄奸特派员，这是个很厉害的职务，你没听说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我们当警卫员的如果表现不好，特派员一句话我们就得滚蛋。”

“反正我不愿做机关工作。”易曙光一字一句地说，“我就想在连队，我要学打仗，学军事。”

“小易，”张敬斋严肃地说，“注意影响，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咱们马上找薛雄、岳财，马上宣布命令。”又拍了拍易曙光的肩膀，压低声音，“我看仗还得打下去，有你打仗的机会，别耍小孩子脾气，可不能犯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啊。”

二连和没有穿军装的新兵整齐地排列在高低不平的山坳里。薛雄下达“立正”口令，向张敬斋和易曙光敬礼后宣布“稍息”。

张敬斋原打算让易曙光宣布命令，但怕他激动说出过头的话，就径直迈了一大步，自己宣布命令：

根据分区命令，

张敬斋任一营副营长。

易曙光任团锄奸特派员。

薛雄任一营二连连长。

岳财任一营二连政治指导员。

根据团首长授权，经研究：

杨光代理二连副连长。

李言代理二连副指导员。

陈杰生代理二排长。

.....

张敬斋宣布命令结束后,接着说:“同志们,从现在起全连军事行动、作战指挥、行政管理、军事训练统一由薛雄连长、岳财指导员全权负责。同志们必须听他们指挥!”

张敬斋转身示意易曙光:“下面,请老指导员易曙光同志讲一讲。”

易曙光像张敬斋一样,迈正步到队前:“同志们,命令你们都听到了,我们新老班子进行了交接,其实没有什么可交接的,薛连长和岳指导员他俩比我还熟悉你们,了解你们。说实话,我不愿离开二连,但我要执行命令。二连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很能打仗的部队。”

队伍响起掌声。战士们自动地跑过来,把张敬斋、易曙光围起来,沸沸扬扬,急着要握手,说话。

张敬斋拉着易曙光的手拨开人群,走到薛雄、岳财二人面前严肃地说:“薛连长、岳指导员,带领部队出发吧,履行你们的职责。”

薛雄客气地说:“我和岳指导员研究,部队归建后你俩再卸职。”

易曙光看了看张敬斋,说:“刚才我向全连讲得非常明白,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我同张副营长商量好了,随新兵队行动。执行命令,带部队出发吧。”

张敬斋、易曙光拨开战士们,跟在新兵队排尾行进。

3

又经过三个来小时行军,部队爬上一座大岭,向东边望去,山下除有几座小山外,都是无边无际的绿色大平原。张敬斋擦着脸上的汗水,看着远方:“记得一首古诗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真是这个样子。”

易曙光问:“站得高看得远,为什么用‘穷’字?”

“嘿嘿,怎么给你解释呢,打个比方吧,你喜欢那个黄毛丫头,是不是想常常看见她,无穷无尽地想着她?”

“这样解释我更糊涂了。”易曙光摇着头。

“‘穷’就是到底的意思,就是无限的意思,是形容词,是形容、形容——我也解释不清。哎,你的外号为什么叫‘胖子’?”张敬斋突然把讨论“穷”字的话题岔开,反问易曙光。

易曙光知道张敬斋的用意,也开玩笑地问他:“你看我胖吗?这是开玩笑中偶然得到的外号。六年前,八月十五赏月,赵玉昆带着他的卫队和老婆也参加,剧社玩抓球游戏,我估计有人拿我和柳雪梅——就是你所说的那个黄毛丫头——

开玩笑，纸球上写着我和柳雪梅在山顶结婚，吓得柳雪梅跑开，羞得我钻到桌子底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赵玉昆把柳雪梅叫到他跟前说，‘这是李老二的丫头’。柳雪梅否定说，‘我是柳大海的丫头’。赵玉昆就说管她谁的丫头，反正一个胖子，一个瘦子，天生的一对嘛。从此我就有了这个外号。”

张敬斋看着易曙光笑了笑。

易曙光也岔开话题：“唉，张副营长，听说葵花地战斗后，你给西岭村那个马寡妇写了信，是真的吗？马寡妇真可怜，丈夫被杀，房子被烧，她今年才二十四岁。还听说她是妇救会里活动能力最强的一个，人长得也标致，干净利落……”

张敬斋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看着易曙光，知道自己的秘密泄露了，又想知道泄露到什么程度，着急地说：“小易，你还年轻，不懂得男女关系复杂，我和她只是一般关系。”

其实易曙光已经体会到了男女关系的复杂，想起柳雪梅和他吵闹，想起田娟的疯狂举动，说：“我早就知道，她们很厉害！你应该给她写信，告诉她为她报仇了。”易曙光调皮地挤了挤眼睛，“你俩说点心里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会替你们保密的。”

“我也看见你给黄毛丫头写信，跟我坦白，同她说了什么心里话？”张敬斋问。

“说了日本投降，我们打死了龟田。都是激动人心、惊天动地的大事。”易曙光把张敬斋看成是朋友，最知己的同事，也就坦白地说，“原先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就约定，她没有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她的爸爸妈妈，打败日本鬼子之后，没有战争了，就回到我们家成亲。”

突然部队停止前进，张敬斋双手叉腰观看向南行军的队伍，易曙光想找个坎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薛雄快步走来说：“前面大路向南行进的是五团，咱们团在他们后面。我决定就在路边等待，估计再过一个来小时咱们团就到了。我们就会合了。”

张敬斋说：“好吧，那就等吧。”

薛雄说：“张副营长、易特派员，咱们到前面去，那里有一大块瓜地，种瓜老乡看到我们很高兴，动员我们吃他的瓜，”说着摸着嘴，“瓜不甜，有点酸味，但比喝凉水好多了，吃完了要我们把籽吐在他的破缸里。”

又渴又累的张敬斋、易曙光跟在薛雄后面，向瓜地走去。

老乡高兴地用显然是刚学来的称呼说：“八路同志，我这棉花地套种的西瓜是大籽瓜，专门要瓜籽的，不好吃，但解渴啊。谢谢八路大军，你们自己摘吧。”

一排长柴勇挽着袖子，抱着三个瓜到张敬斋和易曙光面前，大手像砍刀一样把瓜劈为两半：“比喝水卫生，快吃吧。”

突然大路上尘土飞扬，有骑马的、有步行的，三路纵队向瓜地走来，张敬斋给易曙光使了个眼色，擦着沾着西瓜水的手，整理军装军帽，站在路边。

张敬斋对赶来的团首长敬礼：“报告团长、政委，按首长的指示，我连准时到达目的地。”

“命令都看了吧？”肖团长问易曙光。

“报告团长，”易曙光规矩地回答，“我不明白，为什么行军路上不许我参加战斗？我还有意见，首长最了解我，我不愿意做机关工作，尤其不会做锄奸特派员工作……”

“不会做特派员工作？”龙政委耐心又不满意地说，“这是实话，大生产你不会卷烟，狼牙山牌香烟却创出名牌。你同张敬斋带一连人，在一个新地区扩大解放区，打了好几个漂亮仗，还打死了杀人刽子手龟田。我现在没时间同你谈话，你的毛病我知道。执行命令可以保留意见。”指了指身后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人，“这是咱们政治处郭主任，你们科还有两名干部，他们可能比你有经验。到职吧！”

说完，龙政委从警卫员手中接过西瓜，不看易曙光一眼。

张敬斋捅了捅易曙光，小声说：“现在不是提意见的时候，不要找倒霉。”

易曙光给郭主任敬礼。

“易特派员，我们不认识，但我了解你。”郭主任一边同易曙光握手一边说，“不让你参战，是因为刚选好准备调来的一个同志在封锁沟打一个小据点的时候牺牲了。”

侦察股长夏祥玉手托着西瓜，扭着秧歌丑角的动作，挤到易曙光身边：“学会抽大烟了吗？”湿乎乎的手往口袋伸，“缴获了那么多大烟，打了多少埋伏？给我点治肚子疼。”

“夏股长，”易曙光严肃地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理发员小田拉着易曙光的手说：“咱们整编为大团，都扩大了，参谋、干事都升任股长了。”

“你也不能再叫他小田了，”夏祥玉指着理发员小田说，“人家当了团部管理员。”

易曙光突然想起田娟：“啊，对，咱们房东，那个小田，”随后改变了口气，“她们家大生产搞得怎么样？”

“你走之后，我看她的表现，”管理员小田眼角有些流露，好像知道些什么，

“她的言谈话语，嘿嘿，她好像是想你。”

夏祥玉插话：“扭秧歌时，我看见她坐在你身边，你们就眉来眼去，”故意开玩笑地向周围的人大声说，“咱们特派员，同房东那个漂亮大姑娘关系不浅啊。”

大家笑着围上来，对着易曙光问长问短，有的握手，有的拍肩膀，不知不觉中，他对职务调整的苦闷被冲淡了。

“明天晚上攻打涞水县城，接着攻打易县，”郭主任介绍情况说，“机关人员要下部队，部队思想有些乱……”

“易县是我的老家，地形比较熟悉，”易曙光激动地说，“要下部队我随一营行动，那里有我们二连。”

郭主任说：“我知道三个营你都熟悉，现在必须叫每个人认识到，日本鬼子投降了，但不交枪给我们，还打我们，同汉奸伪军联合抗击我们。所以战士们搞不清楚这次战斗的性质是什么，上级决定不打北平了，我们也打不下来，先打小据点，把所有据点、县城拿下来。”

易曙光说：“我们在察南葵花地战斗时，龟田说蒋介石给日本鬼子下了命令，不让他们把枪交给我们。日本鬼子就是鬼啊，又和蒋介石联合了。咱们抗战八年，扫荡反扫荡，封锁反封锁，蚕食反蚕食……死伤了多少人，吃高粱吃黑豆吃草根吃树皮，吃了多少苦啊。直到今天，日本鬼子还跟我们要硬……”

这时有个小伙子走过来：“报告特派员，我叫冯连忠，冯干事。”

郭主任向易曙光介绍：“这是冯干事，从五团调来的，他做锄奸工作两三年了。”

冯干事：“报告特派员，分区锄奸科通知，大后天去分区开会。”

易曙光没有回答，却以商量的口气对郭主任说：“郭主任，我随一营打下涞水和易县后再去分区开会。请领导考虑我的工作，调我到战斗部队去。”

没有等郭主任表态，易曙光就和张敬斋钻进二连的队伍里。

一营所有干部都认识张敬斋和易曙光，也都知道他们现任职务，一边行军一边和他们握手交谈，述说着半年来部队的变化，谈论着当前部队思想。大家听说要打易县，对土匪、叛徒、汉奸赵玉昆早就恨之入骨，个个摩拳擦掌，表示决心活捉赵玉昆，为易县和狼牙山区人民报仇。

4

二连行进到一个大村庄，看到街道两旁坐满了人，有拿轻机枪的，有拿重机枪的，还有背着掷弹筒的。但不知道是哪个部队的。

张敬斋扭头问易曙光：“大部队行军组织也是一门科学。”

突然，在十字路口的大石头上站着一个人，手拿高粱秆指挥着，结结巴巴地说：“重、重机枪连，你们宿、宿营地，在村东，快走，给友军让路。八、八连，你们在村西。”然后很严肃地用高粱秆指着易曙光的头，“你，听、听我指挥，站在那儿不许动。”

“啊，方达？是你！”易曙光认出是方达，赶紧向张敬斋介绍，“这是我们曙光剧社的小朋友，我们一同参军，后来又同在保满武工队工作，外号叫结巴嘴，名叫方达。”

“胖、胖、胖小子，”方达用高粱秆指着易曙光的头，“啊，特、特派员阁下，要、要、要测验你，同我走！”

张敬斋推了推易曙光，说：“人家叫你去，你就去吧。”

方达用手中高粱秆像赶羊似的指挥着易曙光，易曙光也顺从地跟着他走，进到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北房门开着，门环上挂着手枪和挂包。

方达故意像饭馆跑堂儿送饭那样长声喊：“特派员驾到——”

易曙光知道，这是有意告诉房中人，房中是谁？易曙光一边心里盘算，一边走进屋里。

屋中光线不好，一张破八仙桌，围桌坐着四个人，个个拿着架势，好像变了形，都像木偶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动一下。坐北向南的人宽眉大眼，两目清秀，双手托腮，两眼直视大门，像庙中泥塑罗汉，似乎连呼吸都停了。

易曙光从轮廓认出他是李良，心想：分别五年了，青年人变化真大啊！

方达用高粱秆指着端坐的人，问易曙光：“认出了吗，他是谁？我数一二三，若认不出来，罚酒！”

方达“二”刚数出，易曙光大声说：“能说会道、会演戏的李良，这出戏是你导演的吧？”

此时的李良像泄了气的皮球，双手放在桌上，帽檐拉得很低，都把眼睛遮住了，像木偶似的，没有说话。

“叫他拿着架子，端着吧。我再往下认。右面这位是咱们曙光剧社的副队长徐大一。你为什么穿便衣？”易曙光同徐大一握手。

“我调到地方工作三年了，咱们小朋友在这相见真不容易啊！”徐大一说，“八年抗战，咱们剧社谁牺牲了，谁受伤了，你知道几个？”

“咱们徐副队长现在是县委副书记。再认下一个人。”方达的高粱秆指向挨着徐大一边一个人，他一条腿蹬在长凳上，双手叉腰，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拿架势时间长了，腿有些发抖。

“他是好人马国华!”易曙光想起,有一次他同王岐吵架,负责处理的干事批评马国华像个好人,但尽出坏点子,因此留下外号“好人马国华”。

“我不当好人了。”马国华见了小朋友团聚,激动得把话说错了,“说错了,说错了,我不当坏人。”

“最后一个。”方达挤了挤眼,“认不出罚酒。”

马国华、徐大一、李良起哄:“快说,快说。”

易曙光故意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把帽子放在八仙桌上,学着王岐当年的口气:“我尿炕了——”

坐在炕沿的人猛蹿过来把易曙光推倒在炕上,易曙光大喊:“王麻子,我早认出你来了。”

“我要扭烂你这个臭嘴。”王岐听叫他王麻子,又提尿炕的事,生气地全身压在易曙光身上,双手捂住他的嘴。

方达见势,用高粱秆敲着桌子,徐大一、李良、马国华高声齐喊:“七七事变炮声响,王麻子又打易组长。”这是当年曙光剧社流行的两句话。

易曙光被王岐压得腿乱踢,凳子被撞倒,桌子移位。

方达、李良把王岐推开,徐大一、马国华拉起易曙光。

六人笑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哎呀,年轻人在一起可真痛快,咱们六人我最大,今年整二十一岁。”徐大一拍着身上的土说,“最小的是王麻子,十九岁。”

这时,打外进来两个人,手里端着一筐箩馒头,一小盆有肉片、胡萝卜、青菜叶的杂烩汤。

“报告方副营长,请首长们吃饭吧。”

方达扔掉高粱秆,手画着圆圈,示意围桌吃饭。

方达说:“据我了解的情况,我们曙光剧社八年抗战伤十个,病死三个,牺牲八个,投降两个……”

“还有三个遣散回家的呢。”徐大一插话。

李良追问:“我就知道刘玉山开小差,可能受赵玉昆拉拢。还有谁?”

“还有姚春波,成了赵玉昆、李老二的爪牙,罪大恶极。是咱们胖子把他诱出来处决的。”方达说。

“参军时都表态打日本人人有责,坚决抗战到底……”易曙光感慨道。

方达看看易曙光:“胖子,前几天我看见你的小妹妹柳雪梅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越长越漂亮。”

王岐趁机报复地问:“胖小子,你和柳雪梅真有男女关系?”

“废话，”李良说，“人人都有男女关系，王麻子，你是不是你妈妈生的，你妈妈是不是女人？”

王岐瞪着眼睛，张着大嘴，没有回答，引起大家一阵大笑。

“当特派员，是干锄奸工作的，给我坦白，你和柳雪梅到底是什么关系？”王岐不依不饶地继续问。

“王麻子，”易曙光想用公开承认的办法压住王岐，“我俩好，好得不得了，你管不着，而且还亲了嘴，抗战胜利后还要结婚。我俩商定，抗战胜利后她到我家去住，她的遭遇你是知道的。”

“胖子，”方达沉思着说，“真的假的我不管，你别想好事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涞水县的小日本和治安军还是合着对付我们，易县的日本鬼子还是同赵玉昆联合不交枪。我们团长说，你们团明晚主攻涞水县城。拿下涞水后再攻易县。”

“饭吃饱了，话说够了，笑得肚子疼，玩得非常开心，可现在我还不知道王岐你做什么工作呢？”易曙光问。

“他是机要股长。”李良插话。

“你呢？”易曙光问李良。

“他是要笔杆子的，见习宣传干事。”王岐介绍。

“八年抗战，一块当兵的小朋友，都成了干部。”徐大一站起来，拍着肚子，一副吃饱的模样，“我看这仗还要打，不把赵玉昆消灭，易县人民，狼牙山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方达副营长，谢谢你的馒头。”

“我要赶回部队，”李良说，“方副营长，谢谢你的杂烩汤。”

易曙光刮了刮王岐的鼻子，说：“机要股长，你可要替我保密哟。”身子转向方达、徐大一，“打下易县，我做东家，今天说有酒，结果骗人。说实在的，我没有方达这个能力。啊，我认识咱们易县朱老黑朱书记，诱出狗腿子姚春波，就是他出的点子，打下县城，他还能不为我们准备好吃的饭菜？”

王岐揪了揪易曙光的耳朵：“我也知道这个朱书记，同你妈相好。”

易曙光生气地举手要打：“这是什么混账话！”

王岐按住易曙光的手：“是你妈妈掩护他，帮助他开辟易县地区的工作。”

“大家多多保重，战斗要勇敢，还要机动灵活，注意利用地形地物。”方达握手高举，“小朋友、小战友们，再见。”

第二章 击毙李老二

1

涑水县城已经攻下，一营作为团预备队没有用上。

张敬斋告诉易曙光：“团首长指示，这次由咱们一营主攻易县城。睡觉吧，四十里路，积蓄力量。过了门墩子山就是角山，是易县东北制高点，我想使用二连先拿下这个制高点。听说是赵玉昆心腹乔黑子指挥守备角山。”

“这个人我认识，也是李老二的心腹，是个心毒手黑的杀人狂。”

易曙光打开被子躺下，心想：打下易县，活捉赵玉昆，人们一定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胜利，开批斗会，乱石砸死他；如果柳雪梅在，为她爸爸报仇，非咬他几口；如果有时间，跑回家看看爷爷爸爸妈妈，他们一定高兴得大搂大抱，大哭大笑；如果柳雪梅同我一块回家，妈妈一定把她抱在怀里，为我们烙饼摊鸡蛋……易曙光越想越美，暗自微笑着睡着了。

起床号催醒易曙光。饭后继续行军，部队走走停停，远远看见南北矗立着对称的像窝窝头似的把守易县大门的门墩子山。

易曙光自言自语：“向南过易水河，就是高陌村，我的家呀。”他不停地站在路边向南看，想看到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突然，在路边的高坡上，张敬斋手拉着一个姑娘，两人都踮脚向行军队伍方向看，“哎呀，那不是柳雪梅吗？”易曙光高兴得几乎喊出声，心想：她是从哪来的呢，怎么来这里了？一看后面跟进的是团部这么多人，又有些紧张，说话多不方便啊。

“小易，”张敬斋微笑着说，“黄毛丫头同志来找你。”说着把柳雪梅推到易曙光跟前。

张敬斋继续说：“过了门墩子山就是角山，我安排二连先拿下易县城这个制高点。”对易曙光挤了挤眼，“你们说说心里话吧。”